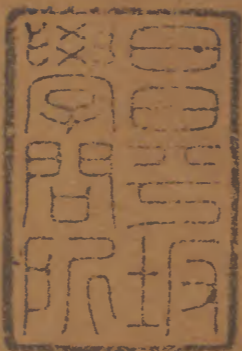


明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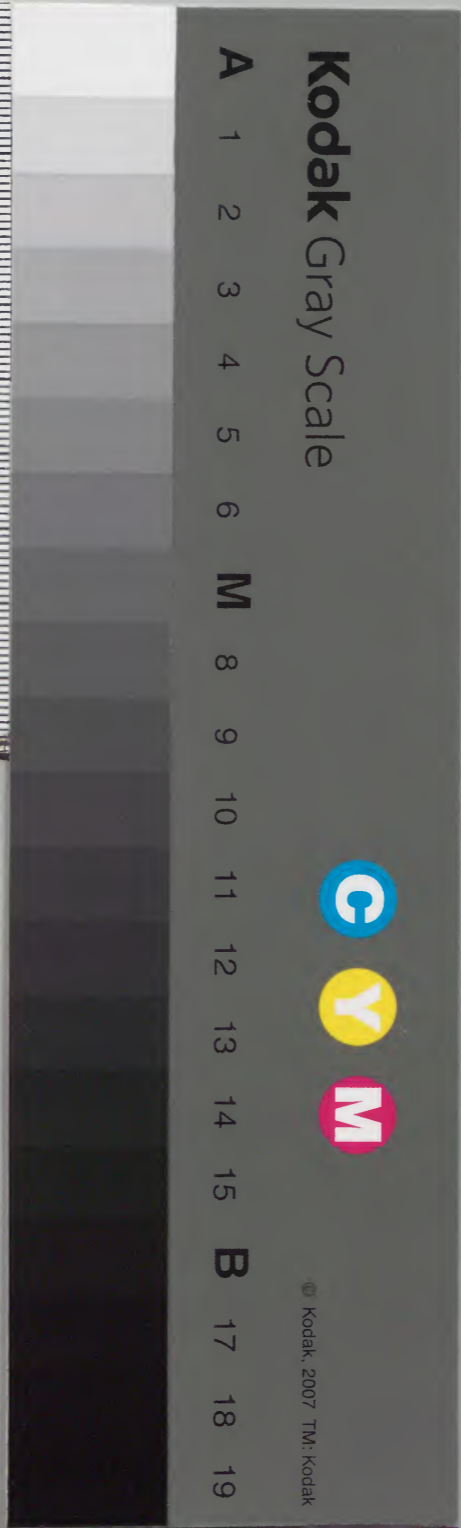
世宗八九十八



漢書門				
二	五	八	八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八	八	八	漢
冊	架	函	號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61
冊數	20 (18)	
函號	286	166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八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華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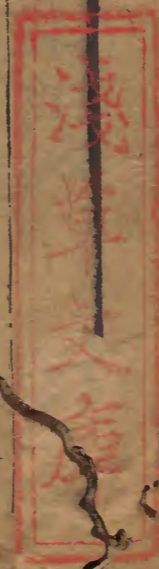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聞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正風俗

○嘉靖五年十一月癸未是日御道上有匿名帖子二鴻臚寺以聞

上命即毀之曰比來風俗薄惡臣下互相傾害小人又投匿名文書報復私讎有傷治體令都察院嚴禁曉諭犯者罪無貸



嘉靖九年二月丁丑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以恩俗奢  
侈奏請刊大明令禮義定式及

皇上新降勅諭有違令者以法繩之

上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飾房舍器用

祖宗皆有品第著為定式近者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習  
奢侈剝剝兼并職此之由其令在京巡城御史在外巡  
按御史檢察不法者具狀以聞

理財

○嘉靖元年三月丙辰戶部言各邊草束俱不下數十萬  
積之數年俱成黑壤宜行各邊查處

上曰邊鎮糧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艱交通勢豪多

收草束費有用之財積無用之地年久浥爛深為  
所司嚴覈濫收官員及議處支放事宜以聞

○八月戊子戶部奏覆宣大二鎮奏討糧草

上曰邊方糧草皆小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積一  
分官有一分之用各該鎮巡官徒知奏討為便不以計  
處為先豈人臣體國之義今後俱樽節愛惜處置得宜  
勿復浪費境內閒田可墾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  
詳計以聞

○嘉靖六年十二月甲辰朔

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  
邇來錢法鹽法大壞矣鹽法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

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官不為禁朕又聞京師  
市中所用俱出私鑄前代舊錢及我朝通寶俱阻隔不  
行今欲鹽無私販官課流行私鑄禁絕錢法復舊以足  
邊儲以平市價其速議區處禁約事宜以聞於是戶部  
尚書鄒文盛條上鹽法六事錢法四事  
上采行之

○嘉靖七年九月乙未戶工一部條議弭災事宜請量發  
內帑銀段運至被災地方充賑  
上諭輔臣曰工部及梁材本可將銀段都免運送其實不  
能轉急非朕吝財恐搬運徒勞耳守巡官員常常肯積  
貯備患為國與民計之縱遇有事也不為慮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

輔臣曰兵部題進每歲買馬用銀及倒死之數揭帖係  
奉

皇兄明旨朕惟常盈庫銀兩亦多用過之數既開見在者  
亦當開奏又聞後府柴薪銀亦多例無科道查理恐非  
所宜亦當用科道官監收庶革官弊又但係有錢糧衙  
門亦欲令其通行歲報庶得有知亦或備急補之用乃  
諭戶兵工三部曰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  
民以貯之官也甚難則用之也豈可無節易曰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先聖之明訓  
也今在外錢糧皆有撫按等官歲奏月報奸弊可稽在

京惟太倉具在成規其餘各衙門積弊多端未經查考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掌事者收受之際多方掊剋又如太僕寺常盈庫所貯馬價但有奏請支用而見在收入之數不見開報戶兵工部其亟行議查使科道官監之歲終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奏繳其有可行而未盡者條畫上用稱朕節財恤民之意於是工部尚書劉麟請將後堂大庫墻北開戶外通設庫官庫吏領之該司以籍上提督郎歲終類奏仍三年一次委官稽查

上嘉納之且令本部侍郎督理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肅清淳議永息其未盡事宜仍聽隨時損益條奏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巳戶部以大同脩邊計用米二十六萬石有奇銀一百九萬兩有奇請開中兩淮等處鹽引派取各省紙米香稅贓罰餘銀并於六七月漕米將至時每衛查照所運糧米多寡即令運官督領運軍運至宣府鎮城以足原議銀米之數

上曰脩築邊墻須虜騎遠遁儲峙充足乃可舉事淮浙引鹽依擬開中京儲不得數議輸邊漕運官軍亦不宜重煩轉運浙江各省錢糧多移別用不必派徵其斲止脩築竣邊事既寧守臣具奏以聞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己亥漕運總兵官萬表言漕運糧斛除年例准折及漂流豁免實交正糧一百九十五萬

三千餘石

上以糧額四百萬石准折過半令戶部對狀尚書王果等  
伏罪

上曰漕運糧米歲有常數係

祖宗成法即遇災傷自有蠲省常例近來內外各官奏免  
任意紛更該部題覆不聞執奏以致歲減過半坐損國  
儲本當重究但念干係人衆姑從寬免王果等既認罪  
且不究一應事體仍申明具奏已果等議覆自後遵奉  
明旨照依舊規全運

上曰漕運糧斛自明年始務遵舊規無虧原額仍先行撫  
按管糧官知悉再有奏減折銀者參奏重治

○十二月庚辰戶部議發年例銀六十萬兩於宣大山西  
三鎮召買糧料草束專備下年防秋之用

上曰累年邊臣奏討言者建議皆欲大破常格發銀該部  
遇討即倍出不貲中間豈無耗蠹近有旨行查如何遷  
延不報銀兩且不許發即遵前旨催查來奏已而戶部  
據各邊查到數目請發乃命照數給發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壬辰戶部尚書孫應奎以咸寧侯  
仇鸞稱邊餉不足請再發銀三十六萬兩

上曰邇者查取各省銀兩及加派稅糧追徵舊逋目前雖  
有數百萬之積但恐將來難繼爾等責在理財當督率  
邊臣視國如家講求節省之策未可任意支費即如近

日備過煤炒熟料可得實用否宣大二鎮原有行糧且  
所調兵尚未發何得又議加增不許已復諭大學士嚴  
嵩各項取到之銀非產之地中皆民血也彼亦當加惜  
收之在庫急用濟乏又省重派去歲調遣兵多用銀數  
百萬又不曾一戰費已至此若用戰之際又何如費耶  
二部銀數亦當開奏於是舊制諭戶工部令籍帑銀出  
入以聞

○三月辛亥戶部以邊餉日增內帑詘乏乞行兩京及各  
省撫按等官嚴督所司追徵逋課

上曰

祖宗舊制各鎮兵馬自足防禦邇者兵不訓練不堪戰守

任事之臣計欲幸免已責一遇有驚輒請客兵應援以  
致糧餉日繁倘將調發不已即歲歲加賦何以給之爾  
等其會同兵部將三十二年諸鎮調兵并新增數目議  
其當減與否及應用錢糧必如何可以節省但當從長  
計處以聞毋遂巡令默致悟軍國大計各省所逋國課  
俱如擬查追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上諭戶部曰宣大二鎮錢糧缺乏必思何以計處豈可但  
為虛文其令陳儒會同督撫官詳覈見在軍馬若干合  
用本色芻餉若干屯糧及各項銀兩堪以支給者實有  
若干不足者即為處補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戶部尚書方鈍等言大同鎮  
主客兵餉邊臣屢疏請乞未嘗不與計與屯鹽民運通  
融支費宜有贏餘然猶時時告乏則以該鎮歲荒穀價  
踊貴故也請命侍郎陳儒以該鎮支給額例與經收文  
卷參考詳確庶不負臣等為國籌邊之心

上責曰爾等既言大同連歲災傷穀豆鮮收屯糧亦係被  
災無徵之數乃扣作實在本色給與何也其令儒與巡  
按御史覈實以聞

○十月壬戌

上問戶部薊鎮區兵食糧之數尚書賈應春等以不知對  
請行科官覈實具報

上責曰該鎮兵數已經查明五萬九千三十二名爾部中  
自有各年奏報文冊歷歷可遽何謂不知於是應春等  
移檄管糧部官將三十年以後見在食糧軍數一一清  
查盡得詭名冒支諸奸弊詔俱下巡按御史問

○十二月丁未初命都察院歲差御史一員查刷光祿寺  
錢糧每月一具揭帖進覽時光祿寺歲用銀以三十六  
萬計

上以為多疑該寺必有乾沒其中者下禮部問狀乃諭內  
閣曰朕問光祿寺之費非視細務無論

祖宗時即令

兩宮大分盡省妃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所



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  
費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糜費滋廣當由侵欺  
者多前該寺火或由此也大學士嚴嵩對該寺錢糧冒  
費多端大者有四一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  
討莫敢問其真偽一內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  
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禁不嚴下  
人侵盜無筭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目今須令該寺將  
節年歲用之數冒濫物件明白開具回奏悉加釐正則  
獎以革而費可省矣既而光祿寺卿盧宗哲等總括一  
歲中費出之款具籍上之內列上分青膳及  
皇壇齋事供品二條

上復諭內閣光祿寺以所費來聞內無細開之數  
皇壇之併日辦品物另是朕前銀兩豈在該寺錢糧額內  
侵冒明矣查往誰能盡心今後只令將逐日支費每月  
具一揭帖進覽可焉嵩對臣查得會典光祿寺內一款  
凡本寺供應物件每月差監察御史一員照刷具奏  
聖明所處正與此同又一款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欄印票  
遇有

上用諸物開寫某日於光祿寺取某物若干用印鈐蓋照  
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夫此  
二例不知何年停罷今宜申明舉行  
上乃降旨詰宗哲等上狀含糊及其經費無章之罪而貴

皇明實錄 嘉靖四十年 卷之六  
之命添差御史一員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汝曾面會坤以財用計處否彼以  
為何法可得充者朕見朕冊開入少出多非為長計必  
內實為久安之治今不若

祖宗時何也嵩等以示尚書馬坤坤因上八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閏五月癸丑

上諭戶部曰近日進解鹽銀數多司出納者須樽節支放  
朕見諸邊疏請內帑自有一項之用想初因急需後遂  
援為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度以給俾內  
常充而有餘廼可

○十月癸酉薊遼總督楊選告軍需匱急

上以其事問大學士徐階階對各鎮稱缺食戶部覆  
發數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宜即令戶工二部查埋

上曰在外曰食之在內曰出之不少却何意耶祇應專濟  
其奸貪耳命部查埋恐無真實行者况

祖憲具在不畏焉階復對奸貪侵冒誠有之然亦有連課  
在民者宜選差廉能侍郎一員赴薊鎮等處查催

上曰然催字非苦催者催職不得人耳正賦不連內出自  
不費多不知正數官不得用果在民否此仍查埋為宜  
乃諭吏部曰薊鎮宣大主客兵糧餉缺乏民運拖欠內  
外互相推諉可專差侍郎一員往彼清查整理即會推

才幹堪任者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癸亥

上諭戶部曰朕聞倉積無二三年之蓄其弊安在爾等國計是職當思所以處理充足之計具疏來行尚書高耀因條上八事

上曰近年各部條奏題覆諸務徒只說過來見力為此國計非弗要比爾部中及各衙門俱須實心體國奉公以求充裕

○十一月乙卯

上諭工部曰近來錢法阻滯由於私鑄盛行其令內外諸司務遵前旨嚴加訪治寶源局所鑄制錢各色匠役人

等侵料減工以致輕小濫惡不堪行使爾部中其私一拏送法司從重治罪并查提督管理等官先以體各開今後該局暫停鑄造戶部每年將南京雲南及稅課司解收好錢一千萬文送部轉送司鑄庫以備賞賜之用  
慎營造

○嘉靖元年四月甲辰內官監奏內教場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亭軒損壞乞加脩理部議以財匱民貧宜暫停止

上曰然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嘉靖十五年五月辛未初

皇明實錄 嘉靖 卷 十  
上謁陵還召見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於行宮諭以務建壽  
宮規制謂宜畧倣

長陵重加抑殺紙衣瓦棺朕所常念其享殿以磚石為之  
地中宮殿器物等舊倣九重法宮為之工力甚鉅此皆  
虛文且空洞不實宜一切釐去不用至是言等擬上圖  
制

上命會同侯郭勛禮工二部翰林院講讀諸臣通將皇妃  
從葬之式總擬定圖進覽於是諸臣議奏

皇上過於貶損無以稱臣子尊崇之禮其享殿明樓寶城  
請量依

長陵規制其地中宮殿等項請存其制至於

列聖諸妃從葬之制具載會典今擬於外垣之內寶城之  
外左右相向以次而附庶為合禮

上乃從之

○嘉靖十九年六月丙戌先是工部尚書蔣瑤等以內外  
工程費無所出疏乞會議處分

上報曰國家營造舊規止派撥官匠官軍就戶工部支與  
糧餉比緣崇建

郊壇工程重急權議動支兵部馬價銀兩添顧夫匠原非  
常例今各工延緩糜耗無紀督理監視官俱屬欺玩待  
工完覈處即今措處錢糧掣停夫運工部同戶工二部  
區畫以聞於是工部會二部議上請嚴覈糜費量發各

部庫貯銀應用

上曰各工俱朝廷重事乃

祖制未及舊典或遺與今日為民事神之弗獲已者若所  
司能竭忠奉公自當工完費省今軍匠放休乃歲費額  
值百萬兼以虛名實數冒支糧賞私歸私室富及奸徒  
上下蒙蔽曾無一人舉正及有旨督責方云糜費又不  
明白指陳除停掣顧覓夫匠依擬太倉銀以後不許動  
支見今各工合用錢糧軍匠數目并應該釐正事宜爾  
等宜遵前旨再會議畫一以聞時瑤已致仕張潤代為  
尚書乃復議上四事一議財用一議軍匠一議工程一  
議會計疏入

上曰各財用軍匠事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宜同  
殿併力速成餘暫停止原差料道官用心務事  
費多寡不同今姑不究自後內外管工人員務事  
法欽定殿工程重大總督文武大臣宜遵照

皇窮字日期督親

○嘉靖二十年四月丙寅暫止

大享殿工曰茲者

皇天仁愛

宗廟示災朕承洪眷敢不思省厥咎改圖自新念今財匱  
力疲除一切不急工程停止外

大享殿乃明堂重典固未可已竊慮工役繁鉅且今恭行于

玄極寶殿仰荷

上帝顧歆其暫停大工庶蓄財力用圖廟建所司奉行如勅

正法紀

○正德十六年七月丙辰初廣西古田等處獍賊殺指揮朱鎧指揮同如李文山坐守備不設當戍邊自言有斬獲功御史屠在覆勘謂其罪應贖

上曰文山守臣賊至不能禦鎧死不能救罪大功微豈足相準更命覈實以聞

○癸酉初御史李美給事中陳江劾奏取佛太監劉允等召還允命疏番僧姓名以進允既至有詔勿問于是

史陳克宅等劾允不法十年及諸隨行取佛者請理官正其罪

上曰此曹蠱惑引誘欺君虐民騷擾地方虧損國課罪誠深重允姑降四級閑住姦僧已獲下獄者亟論罪如法未獲者令所在捕得械繫至京重治之諸從行取佛者悉下法司問

○嘉靖元年九月丁卯工科給事中安磐言先朝巨姦如張忠劉養谷大用等皆懷挾重貨希圖進用乞賜預防

上曰先年亂政壞事之人貽累先帝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從寬黜

皇明實錄 嘉靖八年 十三  
遺今後但有黃綠交通者即係姦黨聽緝事衙門密切  
訪捕科道官指實劾奏勿得容隱回護

○嘉靖二年六月甲辰都察院奏甘肅總兵李隆謀殺巡  
撫許銘當即伏罪今奉旨遣官往訊恐人心滋惑且以  
重囚數人往來極邊難保他虞乞寢是命

上曰滋大獄關係朝廷紀綱死者當雪其寃生者當正其  
罪遣官往訊正欲曲盡事情以服天子李隆免解鄭岳  
宜速往會撫按官詳鞠以聞已而都給事中劉濟言若  
不遣發李隆則無與質對復得詭詞奏擾

上命并解隆詣所在按驗之

○嘉靖三年十一月辛巳先是大同軍叛

上從朝臣議以戶部左侍郎胡瓚兼左僉都御史總制  
大詔諭之曰大同亂軍雖凶悖實皆良民朝廷不得  
用兵止除首惡重犯餘皆不問已而巡按御史王官言  
大兵壓境反側不安乞留瓚等自請與鎮巡官密圖之  
上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密奏首惡未得國法具在  
必難姑息瓚等可與宣府督鎮巡等官設策擒捕有變  
則擁兵前進相機恤剿王官協同贊決紀核功罪毋得  
狐疑觀望瓚與總兵桂勇先揭勅旨曉示因計擒首惡  
郭鑑等戮之隨撫定五堡軍士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  
復起距城稱亂事聞

上曰大同軍士數叛自取誅滅鎮巡官武忠蔡天祐等臨

任苟安縱惡釀亂姑令戴罪擒賊自贖胡瓚魯綱暫任  
宣府侯首惡盡絕人心已安即行班師已巡撫都御史  
蔡天祐復言郭鑑等已擒乞收回士馬以安人心

上以天祐畏懦偷安切責不許於是鑑等擒戮首惡徐甌  
等四人而郭巴子等俱前後捕獲詔論功陞賞有差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輔臣楊一清等條上救焚急務

上覽之曰卿等以救焚急務二事備陳所以朕閱之終日  
俱悉忠謀至意其一曰溥恩澤猶我

祖宗列聖曾因焚所行固為可法但恐終無以益民益國  
也夫救者幸姦此決不可易之訓非國有大喜慶而不  
當行今之計或可於十三省及南北兩直隸分差

去清審見問獄囚輕者即便發落疎放事係

奏聞區處亦足以釋獄滯而召和氣耳與赦無異

使為赦而大辟以上焉可赦乎亦或為官吏之弊未

顛倒坐怨唯所司能副我意可也一曰寬謫戍者亦非

救時之急恰似為彼以災脅之耳此輩所為人所共惡

甚是悖逆不道與十惡之條無異亦是小人之幸也卿

等其再為詳審勿使求和而召不和則不如安民之策

足為上耳欲安民必別官守旌賢才黜不肖刑贓吏庶

幾其可前日有旨命查減冗員吏部遲延不行此則推

之他事不言而自知矣果欲下赦亦是此為

○二月戊寅武定侯郭勛有罪



上諭輔臣揚一清擬旨處分一清以閣臣中有與劬善不  
敢擬票請

上裁

上報曰卿以郭劬不道因朕命擬票為其難於所擬者豈  
無謂乎劬之過非止此一端正使眾人共訐之然後服  
彼之心耳夫張聰之所以深結於劬者初因議禮為合  
故他不之察也而霍韜亦與之善唯相萼識之方去年  
劬與張永至時韜遂責李承勛曰汝却不與郭劬相  
扶持反為大眾同邪謂何問於萼而萼知其嫉承勛面  
與之曰彼亦能體勅諭脩舉戎務故李承勛與之同郭  
劬深蓄良問事自專故李承勛不為之同韜意猶未解

復曰郭劬雖不才然昔日助我輩議禮焉可不為  
持哉萼曰以此看來李承勛專為我輩於朝廷之計  
不以副可乎韜遂無言答乃實受聰之言矣朕以嘗為  
總思之比與一劬念昔助議禮之恩深所衛顧而於聶  
能遷之不得其死是可慨哉今劬事既露不可姑息宜  
命會官議罪奏來定奪又朕記憶去歲言官嘗謂姻連  
戚里指其與陳萬言為親也故不可姑息以為朝廷之  
累當於初二日施行朕別諭內閣以使總耳彼黨與既多  
一劬者正為保全與所交亦是保全總耳彼黨與既多  
將為國害豈不多逮所與不可不惜之待會議奏來別  
為議處卿亦須盡誠布公豈可以牽制而難又諭曰郭

勛所奏甚是不敬嗚呼勛之為人素稱忠勇讀書知禮人所共知其性實貪恣酷暴亦人共曉今朕欲自定予奪恐未盡公道或命會官議請發落如卿等輔導重臣當以公非為朕擬判助其不及贊朕為治豈可推曰難以擬票夫是非一盡乎公何所為難朕雖冲昧亦知此况卿等乎可看議來行

○嘉靖十年五月癸巳都察院覆給事中王璣請開贖軍之例以足邊儲

上曰律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而未聞以充軍贖也且罪可矜疑減徒謫發若又一槩聽贖則富者玩法縱橫是教之犯也何以懲後所議非事體不准行

○十二月壬寅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覆本當否時對以所擬罪犯與律例不合家產入官律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姦黨大用所犯未應藉沒難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朝壞政正是姦黨何說不取信於天下鑾曰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官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產

○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卯巡倉御史李良奏近例驗給輕賚銀少責償運官非宜請勅戶部改正詔詰戶部尚書

梁材移良問狀則謂員外高遷沿舊例為之材請提問  
遷

上曰朝廷開濬通惠河本以利民近年遣去管河御史并  
坐糧官通同私情縱容小脚人等作弊多端有旨令該  
部覆狀却又轉行御史致其朦朧解釋弊端何由得除  
高遷不必逮問降調外任李良不堪風紀令吏部改用

○十月乙巳刑部錄上重囚百五十人奏請行刑

上曰爾等官稱執法專市私恩廢公義去歲以

郊祀不遠三旬故免行刑如何又俟此時方會審請旨來

年以霜降之後即為奏請今且暫免俱嚴加禁錮

○嘉靖十七年十月乙卯巡按直隸御史楊紹芳論擬盜伐

皇陵樹木孫紀等罪如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家屬仍遵

英宗聖旨發遼東邊衛充軍都察院議覆謂大祀神御物

皆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幄之物而言今

山陵樹木較之有間所以律擬盜園陵樹木罪杖一百徒

三年且

英宗聖旨但云處以重罪未有定名今紀等比擬前罪不

無過重

上曰

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培養林木關係甚重故我

英祖特降嚴旨禁治近來法令縱弛肆伐無忌賊人敢於

皇明實錄 嘉靖八年 十八  
率衆屢犯既經御史論奏爾等却欲寬縱又不叅究該  
管巡視之人且以狀對孫紀等依原擬監候處決家屬  
押發遼東邊衛充軍未獲者嚴行緝捕期於必獲更揭  
榜申禁已而都御史王廷相等引罪各奪俸一月首領  
官兩月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癸巳初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  
章恐支解其屍納甕中欲出城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  
絞至是法司奏大辟應決者

上覽之諭輔臣夏言嚴嵩曰昨覽應決囚狀獨侯章決當  
章雖非支解使女於生前亦是磔其屍於死後擬以絞  
皇非殊為未路直章本閹奴安得又有使女之稱邪可即

同法司刑科議改故殺者斬庶為刑中焉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己巳初直隸安慶府推官郭來朝  
以三年滿當給由撫按官因使捧

萬壽聖節表入京既行勿稱疾棄表歸會聞行取之報乃  
就道於是巡按御史閻東徐拭金澍交章劾來朝棄置  
表文不敬并數其任內貪暴無狀不當濫與行取之選  
有旨令吏部陳狀尚書李默侍郎王用賓嵩守禮具疏  
引罪且請罷來朝

上命革來朝職為民所犯賍私行巡按御史驗治仍切責  
吏部曰行取官員係用人重典爾等玩法行私濫用匪  
人默任在來朝行取之後姑不究用賓等各奪俸二月

皇明實錄 嘉靖二年閏四月丙午  
該司郎中職在專理欺蔽為姦其降雜職外用於是文  
選司郎中楊載鳴坐貶為福建將樂縣典史

慎刑獄

○嘉靖二年閏四月丙午

上諭司禮監太監張佐等曰朕惟刑獄重事自嗣統以來  
未嘗不特加慎重夫何去年自秋歷冬以至今春畿甸  
之內雨雪愆期風霾屢作四方災異奏報頻仍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意慮恐刑獄枉濫囚繫久淹以致民心  
愁怨上干

天和特命爾公同三法司堂上官將見監罪囚從公審錄  
除情法難宥者照舊監候聽決其有情可矜罪可疑因

事誣誤或無証法可結正者具為疏辯處分徒流  
即與減等發落竊罪者釋之母令淹滯夫刑以弼教  
德不當宥而宥與不當刑而刑皆足致災唐虞三代所  
以欽恤明慎之意正在於此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言詞  
旁詢知証而斷之以理毋惑於浮言毋拘於成案務得  
真情以全民命其原問官有故勘失入等罪俱不追究  
爾為近臣受茲委任務殫心悉慮以稱朕好生之意  
○嘉靖四年正月甲申時登聞鼓下獄詞甚衆至有飲恨  
自殘者給事中巴思明以聞

上諭刑部曰邇來內外法司多不能為民分理冤抑故奏  
訴紛紜自今凡有奏狀即宜擇可行者行之毋得一槩

廢閣以致冤抑無伸

○嘉靖五年六月戊辰禮科右給事中謝黃疏請革嚴刑以全民命

上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邇來問刑官於罪輕宜用常刑者率用酷刑拷訊傷人或因而致死朕心甚惻都察院其即以朕意示各撫按官令戒諭諸問刑者自今務以寬卹為念有嚴刑死傷人者降革如法上官容隱不即叅究者罪如之

○九月乙酉

上諭法司理問詞訟須分辨曲直從公處斷使人無冤近來中外問刑官徃徃任意偏聽不審察事情或徇私受

囑不畏法度顛倒是非致令銜冤負屈之人輒入禁中伸愬至有自縊死者良可矜憫法司即申明律例戒諭所屬通行內外衙門如再有斷獄不明致各犯伸理者若所懇得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其有為人囑託者問刑官指實叅奏容情不奏者聽兩京科道糾劾若科道官囑託及知有囑託容隱不劾者一體治罪緝事衙門亦務密訪奏治但毋挾私誣陷於是都察院請如聖諭申飭中外但民人冤抑止許赴通政司或登聞鼓下投遞本狀在京聽法司在外聽撫按官叅詳虛實施行有擅入禁門叫愬及撻拾辱罵原問官并挾制官吏者與主使之入俱從重問擬

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遵守

○十二月癸丑巡撫山西都御史江潮等勘上李福達惑眾謀反武定侯郭勛黨叛囑託等情

上曰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戶一員前去提弔始末干証人卷來京問理彼處還差人護送六年四月己酉福達人卷解至

上曰提到人卷送鎮撫司監收着會三法司錦衣衛於京畿道從公推問務要明白來說不許徇私情酷刑拷訊已復命尚書顏頤壽等將福達原告薛良并証人李景全等備查原問官都御史畢昭文卷會官午門前鞫問顏壽等執稱福達改名張寅投匿郭勛家事已証實

當從原擬

上怒曰顏頤壽等職掌刑名奉旨提問事情不行從公鞫却乃偏情回護非止一端且不查究况薛良所訴事情已經畢昭等委官勘問招証若今勘是實原問官員俱該盡究你每緣何不將兩情虛心細審輒欲扶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這一千人犯且都監着待齊祀畢日拿在午門前待朕親問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鞫獄細務非人主所當親

上乃止報曰卿等既這等說且還着三法司錦衣衛鎮撫司官會問多官午門前再問明白務要虛心從公兩平推鞫審取的確歸一供詞奏來定奪若再似前不徇公

道偏信一面之詞以致是非不明誣陷人罪朕定行親  
審原問官員拿問重治不饒

○六月辛未尚書顏頤壽等再上李福達獄詞

上曰你每止據石文舉等執稱張寅等係李五未見質証  
明白本犯既自正德元年不知去向邵進祿等構亂之  
時似無相干山西原問官先既將薛良所告招誣復乃  
不候眾証拘集輒擬謀反重罪撫按官亦不駁行再問  
依憑具奏朝廷知其情罪欠明拿解來京節次着你每  
從公審鞫却又執泥原詞偏徇回護先後情節輕重不  
同所取供詞又不歸一死刑大獄似此苟且粗率有負  
委任還將各犯拿在午門前仔細研審務取的確第一

供報仍要追問妖書下落議擬應得罪名開奏定  
碍應參官員一併參來處治不許仍前回護於是顏壽

改擬福達妖言律

上曰死刑大獄不得輕有出入這起人犯各官所問先後  
請詞不一及着你每會問又多偏聽回護不肯從公詳  
辯謀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不見追出  
妖書下落這等含糊不明有碍發落必得原問原勘官  
俱來質証方得明白各犯且都牢固監着李珏江朝李  
璋吏部便推相應官更替巡撫兵部各差千戶一員前  
去待各官交代守催來京畢昭也行文取來原問三司  
官員并委官楊琦等都着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



送前來馬祿既已交代不見回京錦衣衛便差的當校  
拿解來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請問理七月癸卯御史  
馬祿等逮至

上曰各官既俱到京三法司錦衣衛還會多官將原監人  
犯拿在午門前與原問原勘官員面加質証務見明白  
取具的確歸一供詞來說九月己卯署三法司尚書桂  
萼等覆案李福達獄詞具言原問官徇情故入之法  
上曰這各犯朋謀害人設意羅織釀成大獄貽累平民好  
生欺公玩法你每既問擬明白馬祿志在報復故意殺  
人情犯深重還從重議擬來說其餘各犯本都當重治  
依擬分別輕重運炭完日發落李璋李珏章綸馬勇何

附巡按連結三司殺人媚人情犯亦重發邊遠衛分充  
軍過赦不宥但逃殺了劉琦挾私彈劾與程啓克盧瓊  
都發邊衛充軍王科秦祐沈漢程輅俱扶同妄奏發原  
籍為民顏頤壽等職掌邦刑位列大臣却乃畏避科道  
奉制推勘事情報上不實有負重任顏頤壽劉玉王啓  
劉文莊湯沐顧似汪淵俱事重都革了職着冠帶閑住  
聶賢徐文華情犯尤重聶賢著為民徐文華發邊衛充  
軍江湖不行詳審失入人罪汪玄錫余才逞忿橫議與  
孟春閔楷張仲賢風聲相通同惡相濟也都革了職冠  
帶閑住畢昭准復職照舊守制薛良誣告人致死有服  
親屬依比附律處決韓良相石文舉情重發邊衛充軍

遇赦不宥杜文任武仲良等與劉永振并供明查發後  
職役等項人犯張寅等都依擬發落張潤待勘事回京  
毛伯溫別推相應官更替回京常泰劉仕待拿到張達  
杜鸞姚鳴鳳高世魁司馬相并張英待提到俱送法司  
并潘壯戚雄南京問完各查照今議擬奏請發落任淳  
差官替回送問周宣王昂杜蕙胡偉鮑玉着各該巡按  
御史提問具奏定奪言問擬發落過招由着都察院出  
給榜文告示天下知道九月乙亥以大獄成詔悉錄先  
後獄詞刊布中外以廣朝廷欽恤之意名曰欽明大獄  
錄

○嘉靖六年十一月丁亥諭刑部曰恤刑重事前所遺恤  
刑使者二年于茲何未見有論報者其責上獄書事竣  
則核其行事當否才識優劣黜之

○嘉靖七年五月丁丑閣臣票擬刑部奏問犯人溫祥疏  
上曰我

祖宗既設刑部都察院專理刑復設大理寺以為評擬蓋  
欲為刑得中耳溫祥所犯該部已擬附律條雖係太輕  
胡世寧等亦說難照常例發落既有比附當從而施行  
况刑賞當一以公朕豈敢以從違而為輕重乎今已問  
明恐被犯或有未服還當送大理審覈奏來發落

○閏十月戊戌

上諭輔臣曰每年秋後該決重囚但近二年灾異重大俱

免行刑今又該刑科三覆請旨朕切思死刑重事可不  
曠乎今所犯者在律相應尤恐一毫不真難免差失且  
上帝以好生為德朕欲將盜

祖宗陵殿御物及毆罵父母大傷倫理者依律決了餘可  
看法司再理明白今將刑部併都察院開進畧節揭帖  
與卿計處慎之

○十一月辛丑故甘肅總兵李隆子徵祥奏乞襲職兵部  
執不可與

上諭閣臣曰兵部奏李隆男徵祥事卿等票云隆罪犯深  
重伊男不准調襲朕思隆昔年之事深冤巨枉若馬祿  
之害郭勛比也上干

天和致生災異無大於此其時朕正無知喬宇等設害法  
司言替許銘報復後因隆未獲典刑特已之據公當與  
分辯夫銘被官軍殺死與張文錦情同故文錦被殺其  
黨輒引隆之事云副總兵時陳舉袖號召况昨衛道等  
仍敢比附欺罔卿等不票旨治罪今却依該部之言行  
之可另票來看勿使父子俱冤重傷和氣

○十二月甲午

上諭輔臣曰朕惟今月二十五日我  
祖宗成法勅與京官滿除今思給事中劉世揚等妄言奏  
擾已有旨拿問但念言官况當迎新歲之期姑從寬宥  
便放了着復職卿撰旨來行

皇明實錄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

上諭都察院今天下生民疾苦多由賦歛繁急刑獄寬濫近因各處災傷已勅戶部蠲放停減應徵稅糧動支倉庫銀米賑濟飢民又因言官具奏有旨着各衙門審錄重囚奏來區處及行文與在外衙門一體施行去後訪得各大小問刑衙門官員往往以深刻取名或徇上司之意或執一己之見甚至受囑納賄鍛鍊成獄民遭拷訊何事不承古者一夫含冤三月亢暘一婦懷憤六月飛霜况不止一夫一婦而已都察院便備查節奉旨意行各該巡撫巡按官督同三司等官偏歷所屬將見監重囚逐一審究有冤抑及曾經審錄官具奏於疑未曾

發落便具由奏請定奪先該各衙門以訪察為名問擬充軍被人連累因事註誤發遣不係律例正條及非人命贓私者俱具奏區處其餘徒杖以下罪名但有分訴情詞即時發落情輕者就便釋放不許久稽淹滯文書到日附近去處不得過三個月遠方不得過五個月北直隸限一月以裡各將問擬發落疎放過罪囚總數開奏稽考若有視帝玩慢違限者都察院指實叅來降調罷黜其各處地方廣闊撫按不必會同隨便督屬分投整理以速為貴庶副朕恤別弭災之意兵部仍奉旨馬上差人星馳賫去不許稽遲

○嘉靖十年九月甲寅刑部尚書許讚等請審錄重囚

上諭之曰近日問刑官不能仰體朕懷類多冤抑以致上  
干

天和所係非小爾等其會同各官虛心詳審務在情真罪  
當覆奏處決有冤抑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不  
得視為泛常虛應故事

○嘉靖十一年九月丁巳刑部尚書王時中以災變應  
疏陳重欽恤戒嚴苛宥枉愚明發遣弭盜賊禁刁訟云  
事

上曰刑罰國家重事感召災變尤切覽奏具見詳慎體國  
至意宥枉愚一事該部速備疏以聞餘悉如議

○十月乙酉刑科都給事中王瑄等言常例審錄重囚

次而畢殊非慎獄之意乞自朝廷審稍展其期

上然其議曰審錄重囚乃朝廷欽恤至意今後會審諸  
宜盡心詳慎務得真情毋怠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先是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  
事忤旨繫內獄尋被釋無可即有宮婢變

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享殿請祭司工神易定磔字  
以定頂

上大怒謂其包藏惡念任意欺罔且定磔常言無礙理而  
避諱也今所司論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付獄  
上曰朕初因定磔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朕以片言罪人  
且昨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安磔非也自後內

三  
外文移其仍定礫如故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庚辰山西保德州人崔鑑年十四以其父私於隣女魏氏斥逐其母不勝憤乃手刃魏氏殺之有司讞上其獄法司議鑑以母故陷大戮可憫上曰鑑幼能激義其免死發附近徒工三年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辛未察院發刑科給事中張誠條奏在外用刑衙門競為深刻乞降勅嚴禁

上報曰朝廷重惜民命屢詔旨所司乃用法任情動致冤濫給事中所言必有指據該院即行撫按嚴加按覈并會同吏部訪察殘忍者待大計時點治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山東撫按官奏官軍捕得賊

賊商大常等

上以謀反律重詔法司駁還原奏令其從公再擬不得張功虧枉於是巡按御史傅鎮復奏太常本以煽妖行劫非謀反者宜改擬強盜得財律斬庶情罪允當報可

○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丁亥

上檢閱奏牘有湖廣人吳一魁訟冤疏憫之因勅諭三法司曰朕承

天命為天不生民主惟欲固本祈天為民造福因念人命至重矜恤庶獄惓惓於懷夫刑以弼治當則氣協庥祥自至否則上干和氣災沴攸生是以古昔帝王及我祖宗罔下慎重於斯柰何近年以來司民牧者未盡得人

皇明實錄 卷八十九  
或道理不明律法不通任情作威深文鍛鍊其或貪賄  
聽囑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近日湖廣安陸縣  
幼男吳一魁二命枉刑母又被捉情無所告遠至朝扉  
以一推之豈止數百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爾三法司  
治刑為職茲特勅諭爾等宜體朕心多思矜卹都察院  
通行天下撫按申飭司府州縣各要省改前德惟公惟  
慎盡心聽讞民以不冤  
天地神明昭察在上自亦能保祿位福子孫如不恭命明  
有國法幽有神譴必不能違爾等其欽哉故諭

明賞罰

○嘉靖元年正月己酉廣西蠻賊梁公當等寇掠臨桂等

州縣時巡撫張嶺久未抵任總兵朱麒副總兵張祐皆  
因循觀望左右兩江兵驕驚不受調事聞  
上降勅切責麒等曰此賊歲勤王師爾等數以微功受賞  
不能為國長慮攘除凶孽今永安荔浦脩仁洛容諸寇  
焚劫橫行生靈受害麒因循坐視若罔聞知祐假托公  
務逗遛思州嶺聞命即安不時赴任皆怠玩失職罪有  
所歸念當用人之際姑從寬宥自後宜悉心思過以圖  
後功勅至之日嶺星馳赴任與麒等嚴督張祐及土漢  
領軍官員分布要害相機勦撫務出萬全毋貽後患勉  
之慎之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丁巳大同鎮巡官奏九月內禦虜

皇明實錄 嘉靖八年 卷三十一  
斬獲功叙及各部兵部及紀功巡按御史

上曰近各邊捷奏往往歸功內閣本兵詞多諂肆殊非事體茲疏又創及兵科且撫鎮官聽總督節制聽紀功巡按查驗乃各先加奏薦其阿諛求免朋比為欺明矣兵部即叅劾以聞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寅

上諭兵部曰去歲山西虜寇遠遁邊境戢寧將士防守勞苦朕心憫念宜加恩賞以示勸勵總督官并宣大山西撫鎮官各賜本等花樣衣一襲仍降勅獎諭副叅遊守等官及軍士賚以銀兩已乃命戶部發銀十六萬四百五十一兩於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備賞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戊申兵部覆工科給事中何雨為

勘上二十三年十月宣府失事功罪擬總兵邵永當逮

京治罪

上以巡撫王儀與邵永一膺一面之寄而兵部止議逮永令再議於是尚書唐龍復上疏言儀與永同事果宜逮治誠如

聖諭所云因自陳奉職無狀

上曰鎮巡責任原同一體柰何擬功輒同論罪輒異此弊匪止今日欺公作威亦匪止一人法既不平孰肯效死龍等姑不究永從寬降俸二級令盡心防禦如再失事重治不宥儀已調外任仍降一級邊方用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兵部以太平府盜張旺等平擬上各將吏功次叙及徐州兵備副使王挺

上曰彼守臣會題不言挺功部輒擬賞謂何其以實對於是尚書陳經等自劾言賊有獲自徐州者臣竊不審誤擬挺賞當伏罪

上曰地方捕盜與奉詔用兵者異若何擬有功擅請賞賚既引罪堂上官姑勿問職方郎中奪俸三月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丙辰兵部覆巡撫都御史楊守謙言凡邊軍斬虜一級不願陞者先即時給賞候勘量加為五十兩

上允其議且諭部臣曰激勵人心尤貴速賞何乃經歲候

勘其令督撫官議處良法務使獲功之人早沾實惠

○嘉靖三十年三月乙巳雲南巡按御史蕭世延以安南叛臣花子儀就擒錄上諸臣功次兵部議覆行賞

上曰子儀安南窮寇擾害我境各官不能即時剿平致調動官軍勞費不貲雖既就擒僅可准贖况係都統使莫宏漢函獻如何一槩論功加賞各統兵官及陣亡官第令軍門差別給賞自後論功更宜酌議儻當不得市恩濫與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己亥兵部尚書楊博以防秋事竣疏請擇吉告

廟并錄各邊總督許論王忬等功

皇明實錄 嘉靖八年 廿一  
上諭輔臣曰防秋亦是邊臣奉職歲要加獎殆與顧夫無異大學士嚴嵩等對禦虜邊臣之責地方無事間一陞賞乃朝廷特恩若歲必加獎原無是例今次部疏極言兩鎮戰守之功請姑與之明年當無詞矣  
上不得已乃降旨陞賞論等各有差於是給事中丘預達等言賞以酬功固激勵之權至於歲以為常實非舊典請勅部臣自後毋槩覆邊臣報功疏俱下御史按覈列狀奏請得旨將士親冒石矢有功宜加優錄督撫等官職在調度當有為國任事之忠何每一報功互相稱引該部槩請陞賚叙及多人視為歲例非正體也自今各鎮戰守功次令巡御史勘閱詳實乃許題請

察姦欺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癸未早朝有遺匿名文書于部各者糾儀御史以聞

上命即焚之且謂姦惡小人敢于朝堂為詭計中人令廠衛官多方緝訪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辛巳故太監張永家人郭祿令其子麒言

上哀冲太子不永由皇城龍脉為永墳所犯當改正錦衣衛指揮閻紀以聞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內閣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矧積後人福則在祖父為之顧朕不逮

皇祖

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邪乃命以麒下法司從重問擬紀如貫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己巳初秉一真人陶典真薦方士段朝用善黃白之術朝用進銀萬兩授紫府宣忠高士已而上試其術不驗頗疑之朝用有徒王子岩者復攻發其隱惡典慎為所累遂上章自理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及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却屢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忠彼敢為欺何與卿事子岩朝用俱令錦衣衛執赴鎮撫司拷訊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乙未

上以四川所取銀礦鎔之得銅疑奉使者不忠所事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蜀礦類產徼外夷域蠻獠每拒險阻王人必多方宣諭然後可入其取礦視他省最為不易鎔礦得銅當由辨別未審自後第令以鎔成金銀解進為善耳

上曰卿所據彼中之詞未可遽信各夷不同亦有知人理者今所患臣下不用心但幹私事事即成幹公事事即不成其令戶部行文切責仍記罪重處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癸酉道士藍田王等以湖廣妖人胡大順書藥託太監趙楹以進

皇明實錄 嘉靖六年 卷之八  
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田玉等遂詐為  
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

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  
我問妄將他喚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  
百孽擾宮或有所使然者今是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  
等皆無賴小人必不可用

上曰藍田玉無理之本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  
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乃詔錦衣衛逮  
捕問狀盡得田玉等姦狀俱論斬錮于獄極尋斃獄中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八終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九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飭兵政

○嘉靖六年十二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團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今四方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等其圖之

○庚戌輔臣楊一清等言閒任太監張永在正德間有討擒逆黨功乞賜錄用

上曰卿等所言起用內官張永足見經國至意文武衆臣各有所掌內官所用多不堪任使為國之患不小卿等輔導密勿師保大臣皆無內外之可分無巨細之可異可為朕盡心况用人非小事乃其職之宜也豈曰外臣不敢與言之昨已將御用鑒內官發落訖朕盡思之張忠所管神機營并提督團營之任今缺昔聞司禮監太監鮑忠嘗舉張永可用之提督營務請朕用之朕答曰爾所舉永委的可用但衆人嫉妬他須待有缺方可用之昨方記起未即言之適卿等奏來朕甚喜其永在裁皇兄朝委多有勞績與他黨類者不同若論永之十能觀夫昔掌營務及奉命出師多立功次嚴於用兵其昔居

司禮監任事則不能於此也今任提督團營之內官已革任止有馬俊一人且俊於營伍之事非精又不識字朕念他輩昔侍藩府之勞故各登用如此其實此輩未諳大體不知大事且今營中行事卿等豈不知乎若將永起之提督營務終在俊後豈得盡彼之心若起之俊上恐次序未平故朕未即行也朕又思之永昔為司禮監官名在衆衙門各執事之上若今起居其後在彼雖不可高下論之而終受人之制今可待有警之際命之率兵成功之後用之如此又似不可彼未管軍伍倉卒用之恐士卒未服卿等只具本舉來待朕再加詳處或待有事用之纔好若傳旨行但司傳奉之官必云永

乞於朕左右侍奉之者亦不為害只是累及左右耳又  
凡今各衙門事多被隨朕來京之人壞了彼皆不自加  
悟反怨朝廷朕待他每甚寬就如張忠之事實因處之  
欠當縱賊不戒亦有言說朝廷正尋我每之事此情不  
待朕申卿等其可容乎可治乎書云人惟求舊這個舊  
人不是與我日久熟識的舊人是經過事體歷知是非  
的舊人只知道舊人信用言朕不仁豈知道理乎此等  
說話特與卿等知之慎勿泄付小人起用張永再加詳  
議來聞慎之密之尋起永掌御馬監印提督團營兼管  
神機營操練

○嘉靖八年正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茲提督官張永故朕求堪代彼者  
不得一人夫武備今已廢甚恐未副我

祖宗列聖建立之意但思永乃卿與璉所薦今欲求代之  
者卿可與璉勿自負前忠即舉二三來用亦勿以已行  
者為阻一清因薦太監黃錦王竈二人可用且言近日  
營政被武定侯郭勛沮撓乞加戒飭

上報曰昨卿奏以朕所問乏人事宜其永儘肯修舉此政  
奈郭勛所沮朕亦知之但勛之心亦素存忠其性未進  
於本末者善也故恣暴成性不肯省圖改之所謂慾勝  
理不過一常才耳如肯改過則為一起群之才而無及  
者今握兵已久當以更用但時乏人耳可徐圖之又錦

明實言 嘉靖九年 三  
竚二人非朕自擇者乃司禮監循常拘次之用彼二人  
素嫉張永難保不廢前人修舉事功且與勛熟就如璉  
乃剛毅之資所交皆未甚善人故朕問卿或有知者當  
說來實為朕事耳但聞

皇兄朝有張忠者素稱為好而今謫在南京况所司皆惡  
彼他每每只徇私前日命推舉堪代者而佐等以容大  
用孫和王潤武忠為堪任朕曰大用與潤皆非才者難  
以進用和聞有疾惟忠可用但彼鎮守大同亦是緊要  
處他每以為別無可者而意實在于錦與竚耳但恐不  
克干事卿可勿憚副朕倚託再議來聞一清言誠如  
聖諭但張忠先生過失頗多宜且取回聽用其團營重任

未必遽堪又尚書胡世寧薦舉邊才惟馬昊可用陳九  
疇近方債事難責後效并乞

聖裁

上復報曰前日所論用人一事急難於得且待大祀畢別  
議故朕諭承勛等行事又近歲星變人皆欲用人以待  
征討為必然之勢朕謂此非星變實妖星也固朕無德  
所致恐不專務用兵大為民害只可內修德政外撫邊  
境存恤百姓以消禍變而專務用兵以備征討實逼亂  
之機武備固不可不整亦恐臨期無益要當常加修飭  
可也卿勿惑聽人言當加之忠昨世寧之意亦為是焉  
馬昊恐為濫用

○三月乙卯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日前以提督團營內官缺未急得補嘗與卿議過節另行今當暇日可早為補之朕欲以武忠為提督其張忠量陞職事先着來京閑住待之數月着於十二營內管其一營庶不誤臨事之用又郭勛之缺亦須早選勳臣中有堪任者卿如有知可併說來朕但欲取李旻來不知兩廣之任誰可代通議來聞一清言武忠張忠李旻三人當如

聖諭取用其兩廣總兵侯伯仲則仇鸞可用都督中則楊宏可用臣承

密問敢盡其愚雖同事者亦不敢泄

上報曰昨得卿回陳諸事其中一段云雖同事之臣敢泄夫自古君臣之間因其縝密故治道成事業固卿所慎者非為已故乃謹事機為國耳武忠着取回張紳着代彼任張忠且與做奉御間住外宅但提督武臣尤當慎選我

祖宗朝于兩廣用都督為守將後來用侯伯矣用都督者取其才也用侯伯者不過以其名位耳且今戎夷亦知其官之大小以為犯擾焉須體時宜當時侯伯着仇鸞去待缺回京亦使其歷知邊事但李旻之來當使繼勳之次張偉仍為佐可也其他朕欲知其三四以待用卿可為朕言之勿得疑憚又朕惟大同之朱振既去其蔡



天祐亦當更代况彼在任亦以前巡撫遼東都御史庶  
能愛民者曰張雲可用之于此又前日所論官濫害民  
一事最為時務之急須痛加減革不知卿之意以為何  
如可併言之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卯提督團營成國公朱希忠言  
官軍脫班數多乞行巡按御史究治

上曰官軍脫班數多豈獨該衛買閒作弊坐營大小官員  
納賄鬻放皆襲以為常即御史查究亦虛文耳其下部  
詳議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丁未巡撫蘇州都御史孫應奎  
以虜警請將京營保定兵馬留戍本鎮

上曰朝廷設撫鎮官付之邊寄且本鎮備邊自有正  
今嚴冬之際孫應奎輒欲槩留客兵甚非事體其  
掣回應奎等務督率將領固守信地毋得疎怠取罪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乙未大學士嚴嵩等以虜寇既退  
疏請整刷營務兵部覆奏

上曰茲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乃可事權歸一蓄精銳以濟實用其革去十二營兩  
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咸寧侯  
仇鸞為之各營協同提督二員贊理軍務文臣一員改  
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為之其餘一應興革事兵部仍會官悉心定議以

聞于是兵部覆條上興革六事

上曰修理營政務在得人舊任提督官俱令回府管事內侍官俱革裁各營協同提督官卽推舉堪任者以聞舊司掖哨官兵部同仇鸞于見任并起取將官內選用見在軍士各歸原營隨伍操練老弱并缺少者卽替補召募務足原額餘如議

○十月己卯

上諭咸寧侯仇鸞左侍郎王邦瑞及禮兵二部曰朕復祖制三營修武其舊哨司掖名瑣無用今頒下京營新定之制卿等可詳議具奏又特諭鸞曰朕定將兵制數五軍勿易二營之副將今止用一人不必又二人將大將

所統三營之兵仍外添能戰之將六人分領操練之選不必備員須經陣者亦勿由部用卿須力主復二祖初建之武威可也

○嘉靖三十年正月戊申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咸寧侯仇鸞言軍士疲憊不宜借役請已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鎮量為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修邊往往告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蓋實效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寅

上諭內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茲與卿等改之祖宗舊制曰提督團營義與今稱總督同否非外出豈可

用欽差二字乎又上下六營其名尚在今制以正備二  
兵為名是否又轉弱為強一事此鷹之逆情宜宣示軍  
中令勿以此抱怨必盡力於國其他一切當正者卿等  
一一議上於是大學士嚴嵩等覆言臣等仰惟

皇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提督與總督義本非二其欽差  
二字乃鷹之自稱誠不宜用上下六營之名除去已久  
宜如

聖制以正備二兵為名又臣等聞欽定營制自正兵之外  
五軍營備兵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人今正  
兵尚未足况備兵乎此宜戎政官查處者也轉弱為強  
兵已奉明詔裁革臣等謹條列未盡事宜以上一議軍

器一議首領官吏一議各營將官一議班軍行糧一議  
歲調邊兵一議京師民兵

上曰朕所諭及卿等所議與他未盡者令兵部熟計以聞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初

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總督  
薊遼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兵少獨恃入衛卒以擁護  
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

上曰前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  
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紛爭那  
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  
伍數多請詔兩關御史王漸蕭元峯親詣查補

上曰然薊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愒  
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  
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  
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  
近其嚴責王忬歐陽安等剋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  
各邊兵馬明歲量為減調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忬又  
援去秋例請復調遼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  
遼東又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  
潮河以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遼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飢  
甚可復調耶兵部其與科臣再議之既而科部議上請

量調遼兵以守畿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于關外  
隆之間以防獨石而命大同入衛遊擊趙伯勳引兵駐  
昌平專護

陵寢得旨遼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

○戊辰薊鎮宣府告急尚書鄭曉請暫發上所聽征官軍  
回營操練

上諭內閣曰聽征之名不應雜役况自去歲曰整理聞至  
今猶未見精猛目今內逆勾賊相繼作亂如不一長驅  
恐終無寧歲朝工仰奉天時門建必速成以臨述職殿  
一少緩無妨焉乃允曉請令聽征官軍回營

○嘉靖四十年九月庚子郎中許汝驥自薊鎮閱兵還上

言薊鎮練兵不振之弊有六因陳補練便宜以聞兵部  
列其所奏酌議覆行之

上曰先年以薊鎮調用邊兵非遠謀下令補練土兵以免  
常調總督鎮巡官漫不用心每歲惟恃調發坐困俟餉  
何有紀極今又三年差官閱視却稱照舊不堪戰守各  
官不畏明旨敢爾欺肆許論既革任待查明併治總兵  
張承勳革任下御史逮繫并所劾賊罪問報巡撫張珌  
姑降一級調外任副總兵袁正等姑降實級三級留供  
職副使張邦彥等罰俸半年易選其嚴加督率訓練若  
再無效重治不宥餘如擬

○乙巳兵部尚書楊博等覆薊遼總兵楊選條上地方極

極弊十五事

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輒張皇告急惟調客兵防守高  
保目前無事日延一日何有為國忠計者邊兵之凋初  
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  
已不獨供餉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  
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歷任茲  
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其仍別議以聞

○十二月丁丑兵部尚書楊博奏五軍營叅將尹秉衡所  
募官軍一萬二千人擬于春初赴居庸鎮邊二區戍守  
上曰營兵戍邊與原議減邊兵數多三枝應否遣去其更  
熟計以聞于是博等又言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

情近議摘選番戍其便有四宜遣戍如議

上曰營兵宜俟薊鎮警報得實乃量發一二枝邊臣毋張虛聲徒增餉費無濟實用

○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丁亥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奏各省募兵非便宜令各團練土著

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召募以滋煩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校閱仍叙別所司功罪以聞

○十一月丁酉

上以虜犯郊畿疑本兵諸臣不任職以問大學士徐階等謂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喻時及兵部右侍郎蔡汝楠

俱非恢廓才不足贊戎務

上曰二臣原吏部推何以此才當此任縱無他私亦不勳循資格必更之京兵宜精練

成祖初制四十萬今止剩八九萬可歎其鄭曉楊順嘗縉何如在朝臣有堪戎務者否或內出用一人外庭當知重此事今須早理不宜只講文得如

成祖時十分之一卽為上矣階以曉文儒順縉咸匪人不

可拜因言用人吏部事且尚書嚴訥可信當諭令舉所宜任者務在得人勿以資格限

上乃遣中使至訥第諭之曰今又理戎務京兵本也協理者不堪用且本兵二佐亦須得人喻時蔡汝楠令南郭

候改卽推果諳戎政曾歷邊事可用者各二三員以聞  
卿訥勿循常例破格推用以濟國事于是訥推兵部職  
方司郎中張志孝及湖廣叅政李燧陝西副使張謐堪  
協理戎政南京工部霍冀原任都察院僉都御史趙時  
春大理寺少卿萬恭堪兵部右侍郎

上點用燧恭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甲午薊東又報虜警

上諭兵部曰北氛又作未宜謂已有備虜中內逆多于真  
賊故敢累犯

郊廟垂祐人當祇承京兵亦宜整焉因問大學士徐階鎮  
遠侯顧寰可用否階奏寰雖非將才然一時亦難其代

上曰寰之代今必無勝者若于戰陣亦又難之如不必  
伯他有堪用否階對請諭兵部會官于侯伯之外公與  
以聞

上曰寰所任京戎只可令恤練兵卒耳衝鋒破敵須別選  
一二員備緩急如舊例且三營六總似多今于將副擇  
而用之何如階曰

聖裁允當請傳示兵部擬行

上復報曰京營一總督今亦不必添卽以副將名目選用  
亦可又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且總十路未至十萬  
人今或不為例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劉  
燾給犒官軍一次可與階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為例

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糧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特典但宜酬奇勞耳

慎邊防

○嘉靖元年二月庚子兵部覆戶部郎中馬應乾奏邊方積弊及卹軍士實營伍等事

上曰軍馬錢糧邊方重務近來各處邊備十分廢弛上下扶同情弊多端其令各撫按清軍官嚴督所屬月糧布花以時徵運給散城堡旗軍嚴加點選清查掌印領軍官賢否開報黜陟各務從實舉行勿事虛文

○嘉靖十三年二月癸酉時大同叛率嬰城拒敵官軍撫劉源清總兵郤永因請築堤壅水灌城又請添設總制提督禦虜

上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為懷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法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為亦未敢逆朝廷本是郤永無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劫囚勾虜抗拒朝廷既說專剿逆徒齊從不問却有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為京城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况此地此民皆我



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密令多方計擒逆賊之魁者庶免勞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心多事擾乎乃改督餉侍郎張瑄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源清

○嘉靖十九年四月壬戌兵部以風靈之變奉諭會廷臣議上邊事

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通首虜犯我疆邊人荼毒

朕甚憫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且兵馬芻糧歲煩調度將官撫臣咸出遴選竟不聞有紓朕憂者而徒以兵食不足為辭此無他不輸忠畏法耳諸邊事既定議悉准施行自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貪暴顯著者聽科道官叅劾諸邊所不便總督撫按以聞毋隱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兵部尚書張瑄以虜復謀犯山西三閔請令山西薊遼各整兵候調宣大總督移駐朔州以便調遣別推總兵官二員先駐真定石州練兵防禦

上曰去歲虜寇兩入太原邊關將士不聞敵過地方荼毒豈但邊吏罪不可逭本兵亦難辭責今歲不復整飭樞

堯邊關之臣安所用之陝西遼東如擬領行整兵聽調  
真定石州總兵官不必先期駐劄其應發兵糧火器等  
事仍協戶工二部酌議再奏

○閏五月庚午總督宣大侍郎翟鵬言虜將會衆入犯乞  
亟調陝西薊遼兵赴鎮隄備并令戶部多發監銀以備  
軍需戶部言鵬授任來三以是請已奉旨臨期徵發臣  
聞鵬尚駐宣府宜令速移朔州以便調度

上曰宣大三關紫荊關俱要害重鎮朝廷原設總兵及都  
御史督領兵馬錢糧各有專責若虜寇一隅本鎮出兵  
敵禦各鎮協同策應勢甚聯絡是以建勲則功著難掩  
失事則罪無所逃

祖宗建置甚善况四鎮接壤與陝西不同自

先朝以來間設總督文臣軍務屬之專制徃徃徒擁虛名  
牽制誤事劉源清周敘樊繼祖可見矣鵬昨授新命首  
索帑銀專資容兵待寇舉措已乖又不遵旨行事出京  
日久尚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委託姑革職聞任向者  
處分降虜事宜兵部即亟行各鎮撫總官仰體朕心戮  
力防禦各官果能建立奇功朝廷不吝出格陞賞如犯  
軍法必實重典總督官不必設既而兵部以虜犯山西  
請復設總督

上從之仍令鵬復任

○六月辛卯虜寇朔州守臣以聞

上諭兵部曰宣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為山西畿甸藩籬往者虜賊入邊殘害山西警動畿輔守臣踵為故常失事已甚卽令能極力戰守俾虜一大挫去則先賞宣大諸臣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賊猖獗者必治罪無赦

○八月戊子山東撫按官劉臬等奏虜復從朔州入寇上曰前虜未大挫故復至其馳檄翟鵬隨賊所向督兵截剿有功者卽於軍中陞賞如例臨陳退縮者卽斬首以徇并諭諸將以臨敵敢戰為功不以損折官軍議罪諸軍以奮勇當先為首功斬首次之各勉策後功用益前愆并行山西撫鎮官伏兵要害俾虜不得越關如直隸河南山東各飭兵以備秋班官軍卽留防守總督翟鵬

隨報虜踰信宿從舊路遁去會延綏警報繼至

上曰虜擁衆入境未及一舍遂北遞詐也况延綏又報警其令鵬仍遵前旨多方捍禦且亟檄陝西守臣謹備毋墮賊計已復諭兵部曰虜雖去未可忘戒朕聞各邊壯夫奮勇自効者衆其示鵬遍諭大同三關之民能斬首一級者賞銀四十兩所得入畜悉以予之仍同官軍反給行糧留本處附近地方殺賊虜退歸農者聽願免募者亦聽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曾銑奏修造復套二事疏下兵部并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宜仍待銑等從長會計擬議

畫二具奏

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  
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  
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  
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第此邊境千  
里沙漠與宣大地異祇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二  
十萬兩予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及用備明  
年防禦計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丁丑監察御史饒天民張登高  
各上復套議請令各邊嚴兵守險防虜奔突及會議條  
格不宜利希恐泄軍机

上曰各邊防禦所言得策奏議刊播無礙且王師烏用  
襲為也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己卯

上諭輔臣陝西奏災異云山崩移且昨辛未日風沙大作  
占曰主兵火有邊警朕惟氣數固莫能逃然亦不可坐  
視况

上天示象儆戒昭然而防備消弭當盡人事朕居君位總  
理于上無親事之理本卿等皆各有專責卿等其宣示  
朕意俾皆悉心經畫朕仍仰叩

玄慈莫轉災為福云又諭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  
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

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二平未論功賞臣下有快快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民之命者不同我內居上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卽職任輔弼果真知真見當行擬行之閣臣夏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嚴嵩首疏復套議不便歸罪於言因請解位言亦上疏攻嵩

上報嵩曰卿旣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銑疏初至時乃密疏稱人臣未有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

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曾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旣以為可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見真從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報言曰爾等朝廷倚政之本原爾自宜先以邦民為心如何專徇私情強君脇衆昔密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奏又無引罪詞吏禮二部會都察院叅看以聞於是尚書王以旂等集議虜兵強據險不當與之較曲直爭分寸前議復套事宜請悉行停止上曰套虜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銑無故輕狂倡議雖奉俞旨然旣下諸臣

集議自當為國為民深思實慮明以入告如何恐心觀  
望一旦敗事將何裨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  
郎及該司官一年銑令錦衣衛丞遣官校械繫至京問  
王以旂姑令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丞往代銑盡忠督  
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無一言錦衣衛  
其悉逮至廷杖之仍各罰俸四月夏言削奪餘官令以  
尚書致仕

○二月癸卯北虜掩答求貢督臣翁萬達以聞

上曰朕以邊圉重寄付萬達等自宜併力防禦胡乃屢以  
求貢為言其令遵前旨一意拒絕嚴加提備違誤者重  
治不貸

○九月乙酉宣府謀報虜警

上諭兵部行守臣多方捍禦并遣聽征叅將王佐許勇等  
往援之諭工部速發火器於各邊應用又諭成國公朱  
希忠等曰通聞邊警及地異之應朕叩首祈天恐未必  
不因套妄之致况銑雖伏辜醜虜餘孽或以茲報復不  
無也其再示兵部亟令總督翁萬達徇國忘家併力捍  
禦毋惑邪枉逞忿速戾兼示內外提督坐營官各飭備  
以待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酉

上諭內閣云昨胡氛侵內直犯深入雖荷

天祐不日自退然欺上大罪未明近日士庶以及宗室亦

皇明寶訓  
懷忿恨非朕私也且罪未至之前數日朕常以虜事問  
卿元輔卿謂佳兵不祥夫以太平日久人人惡談武備  
今若以賊已去又不經心後患必甚于茲要當講求征  
伐之大計勿論其犯否庶可伸我中夏之氣象卿等以  
為當如之何乃可又諭云今若直搗巢穴而殺之未為  
無名所難食居一兵二也縱有財無粟軍何由給須大  
豐三五歲鮮旱勞之災食足兵雄乃可如  
皇祖時長驅三千里茲便欲大伐祇恐未得時耳虜既未  
遭大挫必復欺犯今備此為是二諭勿秘示諸府部科  
道令皆曉朕諭

○壬午

上諭閣臣曰昨入犯之魍華人為多外域之臣敢於戎前  
帶信坐觀城池可歎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萬天  
豈不怒焉聞其婦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日久不  
可更以好武為阻惟財用之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  
奉旨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糧為要卿等示戶兵二  
部臣又諭仇鸞曰卿勿急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鸞對言方冬虜中馬肥以  
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曰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於密孔聖大誠鸞復對  
事以密成亦以豫立乞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經畧  
之名得便宜行事

上喜優詔答之仍以其言示兵部令集議方畧於是兵部  
覆議請會戶工二部計處兵食簡閱器械先期給賞仍  
請特差大臣一員前赴薊鎮積芻峙糧以待非常之舉  
上曰虜賊逆天犯順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當征討為  
上爾等既集議僉同凡當預備事宜所司亟擬行督餉  
大臣如議添設

○嘉靖三十年三月甲辰大學士嚴嵩言伏蒙

聖諭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言馬市不可開臣等集廷臣  
議皆言開市原暫為羈縻之術未嘗言武備業已差官  
委難中止合侯史道到彼同蘇祐等酌處待報另議  
上意尤豫未決久之復諭輔臣歲市二次可止只與目前

一行仍亟行史道等令示以中國上體好生俯軫民患  
特准一次自是以後十年不敢犯輸情上表方再准一  
次貢謂不必許勿得示弱今賊欺夏修我內治一時不  
懈為當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癸丑

上以虜患為慮諭輔臣曰本兵錦曾面卿否有何運謀輔  
臣以示尚書趙錦錦乃疏上大將仇鸞所領各路兵馬  
之數

上曰疏中言士馬甚多大將其分布逐剿無後事機虛糜  
糧餉諸將有觀望退縮者御史以名聞

○庚辰初虜以二千騎犯弘賜堡復由榆溝入掠懷仁州



坐營官王恭死之聞南震動總督蘇祐言虜騎且三萬  
上心慮之命兵部遣飛騎偵虜犯何地及諸將有否能抗  
禦與戰者因問舊時塘馬報事如何也俄大同巡撫何  
思以虜退聞

上亟覽其疏則亦不言虜入所在且不言虜騎衆寡及出  
邊駐營遠近

上益疑之趨兵部疾遣人馳視至是返報言虜騎不過貳  
千因備述王恭死事之烈及遊擊呂勇劉潭叅將張騰  
孫麒副總兵王懷邦等諸抗禦不力及逗撓退縮狀  
上乃切責兵部曰虜前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乃誅于蘇  
祐言謂且三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如此豈不

有悞軍機驚疑遠邇耶已兵部分別失事諸將請治其  
罪

上曰虜近猖獗甚寔由將官怯懦退縮縱之使然孫麒劉  
潭其令錦衣衛遣官校械繫來京問王懷邦呂勇焦澤  
各革去職級姑令冠帶戴罪自効候防秋畢日別行奏  
處仍切責蘇祐令其調度諸軍血戰破虜不許仍前怠  
玩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庚辰先是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  
陳備倭七事崑山縣致仕侍郎朱隆禧亦奏請添設巡  
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之禁

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欺不宜怠視本兵若罔知者文華隆

禧二臣之疏似不同泛奏者當有依焉今南破北虛豈為國之道耶

祖宗養教恩深豈以怨讟時君而忘

先聖大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盡忠猷以告於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懼陳狀大畧謂文華之疏已經澤行隆禧所奏則科臣駭寢在前且事屬紛更故臣等不敢輕議得旨南北兩欺倭賊殘毀地方尤甚昨下諭求平剿長策欲豹等入告忠猷今此疏何有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計處以聞於是豹益惶恐謝罪因上便宜五事

五事

策平剿及奉諭

問却又泛言具對據拾舊文塞責豹姑降二級侍郎翁溥等各奪俸半年所司郎中張重降二級調外任餘奪俸三月已復降勅切責張經師久罔效令其嚴督諸臣亟為剿賊安民如再因循重坐不貸

○六月乙亥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以倭患疏論失事諸臣之罪因請更調精兵協濟軍餉責諸臣以討賊必效仍錄遊擊周藩死事之忠兵部覆如御史言

上曰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為不多督撫官遲疑觀望不能進剿養寇貽患以致新賊繼至合勢愈熾又欲增調各兵不過假此遷延時月奚有實心平賊之忠今姑從所擬施行若又有師久無功周琬等罪不赦巡撫

皇明實錄 嘉靖四十年 卷之三十三  
史褒善奪俸三月褫把總婁宇都指揮劉恩至職令戴  
罪殺賊下同知都文奎洪以業于按臣問周藩贈都督  
僉事錄其子襲陞三級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乙丑暫管宣大總督事兵部右侍郎江東以是月十五日至鎮視事奏聞

上報曰右衛又因朕聞城中將變爾急用心處置可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尋諭兵部曰目今右衛因極江東勿以權任辭務令盡心幹理逐賊入餉總督官不必推且令楊博往待事寧回部

○嘉靖四十年二月己酉大風揚塵晝晦  
上諭閣臣曰今日之風占謂兵火似不可以常視其博諭

諸臣內戢凶賊外嚴邊備尚書楊博等言諸邊已畧有備請寬

聖懷數日又諭輔臣曰今日又大風止及旬日不可不為慮昨兵部對言各邊皆有備無足為念恐未宜自恃於是博請再奉

明旨宣示諸臣令其加慎報聞

○八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嚴高等曰自楊博入朕每慮邊務本秋恐有擾者其語博早定策以遏之於是博上守禦機宜六事上悉允行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丁卯虜擁衆自墻子嶺入犯總督

侍即揚選以聞京師戒嚴

上諭閣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虜去京不遠諸將何不截殺其令禮部疏議

郊祀等禮并示兵部傳語寰等協力逐剿明日又諭閣臣曰通灣二地係糧貨輻輳之處其保之

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師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賓及遊擊趙泰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有旨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乏食其違官厚齎軍餉濟之有功朕不靳賞俄總督楊選以虜退聞且自謂追殺功為將士乞賞

上疑之以聞大學士徐階曰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選遂言追殺果一行否階對賊大營尚在乎谷選等果以往通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

上曰然選等正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場不過糜戍之輒又故事矣茲看博等會東所計有甚奇方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報人害大剿一場且聞彼邪夜戰不能或謂何不夜攻然我軍亦不禁豈可取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巡邊

皇兄亦聖威震彼乃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慨階以語博博乃條上戰守十事詔允行

○十一月甲申詔自今各鎮入衛及應援薊鎮者不論叅

遊守備俱聽薊鎮總兵節制有急徑自調遣不必關白  
軍門復諭博曰擇將練兵一處蕩虜狂肆皆此物也博見云何博乃集廷臣議上  
十五事詔俱允行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丁丑夜大風

上諭兵部曰此風未為無謂非四時之正也

上天恩示其慎承之次日又風

上復諭曰兵理果用心否十路可聞一二齊否若徒往來  
文書何益於事昨二次風異必非無應恩示宜小心承  
之於是尚書楊博等覆請先備宣薊次之各鎮務在萬  
全以紓

聖憂

上曰邊防當慎朕已屢下明旨宜令劉燾等悉心幹理京  
營亦宜選練毋以文應取罪仍命內閣傳旨示尚書高  
耀嚴核管糧郎中出入耀因奏郎中職司倉庫須各府  
縣解納及期方責其稱職

上曰邊防事宜百司宜同心共濟况在常賦豈容少緩今  
後撫按有司官若再因循有誤國計爾部中指名叅奏  
處以重法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己酉

上密諭大學士徐階昔我諭嵩賸一習武彼曰佳兵不祥  
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非小茲不次報北情博何不預

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以成功於後何如階曰誠如

聖諭但今邊事在總督諸臣用舍由吏部銀餉由戶部而兵部僅能主張諸將諸將又無權欲其用命不亦難乎上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不辱不對公同為國足矣且今之將無出類之才能豈能勝人

馬政

○嘉靖元年五月辛丑戶部言京營官軍倒損騎操馬匹

上曰營操馬匹追賠實補上科草料皆出小民脂膏領馬官軍不行愛惜牧養違法半年之間死者三千三百餘

匹玩法甚矣該管官員送問降級任俸各如擬行該部并各提督官今後務申嚴號令關防禁約考較懲戒巡視科道太僕寺五城兵馬司官俱宜加意督察錦衣衛將軍校尉及騰驤等衛勇士馬匹亦係民為買補官為給養宜一體禁諭勿或因循怠視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順天撫臣郭宗臯以各處水災請將居民所養馬盡數鬻賣并以給軍兵部覆請給軍六百匹

上曰諸州縣寄養馬尚多今取六百匹給軍寡且不均無補民困已之

擇任邊臣

嘉靖六年六月己酉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罷以  
王守仁代之

上深以廣寇為憂諭輔臣曰姚鏌朝廷特不言其罪只就  
伊辭章准之卿等之意乃為還有鄭澗與朱麒耳以他  
每三人同事何止罷鏌一箇今時雖曰鎮巡總兵同任  
一方之事然致吉與凶皆在一巡撫果若事事同心相  
處彼此不異事豈得不成斯朕謂之言也如彼此相抗  
事出一偏至於有失則推讓他人斯朕謂之凶也且田  
州未能平息輒來奏捷邀功以致餘孽復亂豈不為生  
民之害雖蠻夷猾詐然在我處之未盡卿等又以王守  
仁未知何日可到守仁見今取用若鏌既在守仁亦不

知來與不來果如斯任缺人着所在有司催促上緊赴  
任勿得負朕委託守仁自當兼程趨事可也卿等還再  
計議如朕所言不可只隨卿等如何行但要地方早安  
耳南京條陳多有已行了的卿等再看內有可行取一  
二明令該衙門議處不必說着各該衙門推衍議擬其  
中事宜亦無甚弭災之術不過浮詞罔上禮部首說制  
帛都察院首說君不納諫二科岳懷王等墳工程  
此便見人臣忠與不忠也古人能克己正君然後以正  
致君亦未如此舞文欺君矣已少詹事方獻夫陳言經  
畧廣中事宜

上以其疏示輔臣曰方獻夫本卿等看票來行又恐有致

他虞亦是至慮但朕受

天與

祖宗付託遠方軍民甚是苦楚况累歲用兵豈止擾害故  
欲得人早靖地方之害此朕本意今王守仁朕亦不知  
其為人何如但屢經衆薦既論相同特用提督邊務止  
鎮守官未換與前日姚鎮同事其朱麒朕亦不能知亦  
風聞伊老年其鄭潤亦無甚大材謀畧除麒可着兵部  
會官議來潤似應取而別用又思前者已勅各處鎮巡  
內外官員而兩廣首不承命先次未靖地方輒便報捷  
似有彼此不和者又各處鎮守內官往往亦非其人今  
後有不可任斯職的不但專着司禮監行卿等有所聞

知也要說來或用賄幹出或生事害民着廠衛并科道  
劾奏治罪今各處內官亦非朕能親用皆係司禮監指  
名奏請也要傳諭着從公選訪果會理此事有些學識  
才可出外鎮守地方庶不負朕斯意卿等再議票今日  
就封進來

○嘉靖十八年九月乙未虜再寇宣府兵部請逮治總兵  
官江桓等失事罪

上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姑令戴罪剿賊俟事寧併聞仍  
諭兵部務量材授任不得徧徇以誤邊計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己卯

上諭成國公朱希忠等曰朕昨憂邊事



皇明實錄 嘉靖九年 卷九  
天垂下鑒廟社百神威靈豈有大患但毒我邊民朕心可  
寧哉今醜虜既遁百姓稍安須要撫給之仍嚴後備未  
可忘戒卿等示朕意於戶兵二部嚴嵩職亦當言之兵  
部因條上備虜要務謂當慎擇各邊省撫臣及舉用廢  
棄將官戶部言客兵錢糧宜預處屯監之法宜勅內外  
臣工集議

上曰撫臣職任一方關係甚重吏部會同都察院將見任  
各撫臣酌量存留更調務要各盡器能久歷職任各廢  
棄將官令翟鵬調集軍門効用有功叙錄無輕取虛名  
各邊軍伍令楊守禮翟鵬督同鎮巡三司官查照原額  
汰補各邊鎮及近日臨邊省地客兵軍儲戶部多方處

備京營兵馬專令訓練不許借撥工役抗違者言官糾  
奏處治餘議俱責實舉行仍悉奏報以憑稽考嵩亦條  
上邊事言今積弊既久其先在嚴法令信賞罰而其要  
惟在得人

上覽奏嘉嘆曰得人一語尤探本窮源之論廷臣其亟察  
文武群僚才名素著以聞

○辛巳兵科都給事中錢亮等以虜患重大舉見任江淮  
總兵湯慶等單任開原備禦韓承慶等

上曰虜患未清用人當取所長亦宜使過湯慶等過缺推  
用韓承慶等酌量奏請再示內外諸臣各遵前旨速舉  
所知但不許徇私妄陳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戊辰

上諭兵部朕惟事有備而無患經有明訓聞莊浪故都督魯經壹幹健兵善曉夷情緩急可用其令總督官悉心訪取委任果能立功酬典有式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丙辰總督陝西三邊侍郎曾銑等奏邊方守令所係甚重乞於進士舉人監生內選擇年力精銳材幹強敏者銓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選監司以為表率勒限到任以預秋防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西北邊防多事兵備守巡有司官職任至重今後務慎選以充其政績卓異者聽總督等官不時奏保陞擢下才儻事者亦即劾罷兩廣四川雲貴近夷地方亦用

此例該部仍將南北邊方官選用陞遷事體另立  
奏聞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癸巳

上諭輔臣嚴嵩等曰朕雖廢一早朝此心勝于一坐間常念邊方之事用人為重聞山西宣大總督蘇祐年向衰矣卿等盍擇所以代之嵩等傳示兵部遂罷祐回籍而以兵部侍郎賈應春代之

恤將士

○嘉靖七年十月戊子

上諭輔臣曰朕思內官監屢討團營官軍做工非是祖宗朝所行况今營中禁約私弊也須除之方可免軍士

多楚前日張永奏云內官監討軍做工不曾開是某營  
摘撥未敢與奏知撥去朕答諭團營官軍不可輕撥着  
該監再具本來奏處治方待本來與卿等計處而次日  
司禮監官却不奏聞徑自批出今日朕問本來不曾方  
行了今與卿等議可傳旨與李承勳等今後但討團營  
官軍着池每執奏另一旨傳諭提督官着不許撥與假  
如工程十分重大三大營量撥用工完即回此或免軍  
士分外之苦養息銳氣以待不虞方可卿等從長計議  
來行

○閏十月甲午

上諭閣臣茲今凜冽甚寒朕思皇后陵域做工匠作軍士

甚苦中心覺甚不堪焉夫婦人倫之至也主民皆  
天之民也縱是所當為而朕心實弗安也恨前日自用已  
意未從該部請奏事宜欲待春和奈已告闕于  
祖考矣可作何以處之或人給與量賞以為置禦寒之具  
未知可否或朕躬以此事復告于

祖考待來春興造申其瀆冒謹當俟罪特與卿計可即謙  
聞於是閣臣楊一清等對言因寒輟工本仰体  
祖宗好生之心不妨再告從之

○十一月癸卯諭尚書李承勳曰朕聞皇后梓宮行殿處  
守護官軍至今人馬未給糧草且前日大風猛烈山間  
寒氣尤甚號哭稱若有所不免朕聞之若裂已膚未百

皇明實錄 嘉靖九年 卷一百一十一  
姓皆是天民當此嚴寒卽動履亦難乃朝夕身披草露  
雖梓宮為重而人命尤重也卿其會同內外提督官議  
令更班輪役少甦勞苦令用糧草戶部便處置給發不  
許視常延調朕又念貧軍無衣無襪何以支持工部仍  
將在瘴胖襖褲鞋人給一副以為緊急禦寒之用各將  
行過緣由具聞務稱朕存恤之意

○丙午

上諭戶部近因大同巡撫官奏稱糧草缺乏已命發銀二  
十萬給之朕因思遼東宣府偏頭關陝西延綏寧夏甘  
肅俱係邊方虜情叵測若糧草不足人馬疲敝緩急何  
所恃凡此邊民皆我

祖宗赤子豈可不加憫恤耶戶部行各巡撫查倉場實在  
之數具聞有告匱者卽為議補軍士月糧盡為給之若  
視常延調以致人心嗟怨邊俗廢弛責有所歸

馳夷

○嘉靖六年十二月癸亥上魯番欵關求貢

上下廷臣議未決尚書桂萼疏請乘其來而急撫之因責  
以獻還哈密城池時不可失

上然之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萼所奏哈密事情甚說得是  
待議來如果可即奏行若彼有不順之詞我則選將出  
師伐其罪狀復其忠順之爵西邊之患方得寧息朕意  
以此未知何如預與卿計一清奏請及其求和之時遣

使宣諭許之自新而中國因以其間修守戰之備庶恩威兩得後患可弭

上報曰卿昨具議回奏甚詳但欲夷情伏順必先將我邊失事人員悉以問罪方可服夷酋也而土魯番上逆天道背負

祖宗厚恩輕我中國害我邊民其罪甚大當要遣將征勦方示中國之威但恐濫及無罪為今之計以朕意內則選將練兵一面委官前去整理糧草就着暗整兵備一面將求和夷使留質邊方一面將先令失誤國事勾惹邊患的通行拿問治以重罪一面選委有膽力通夷情練達通事一人賚符撫諭詔書親諭速壇滿苑兒如果

悉遵詔命悔罪來降方宥罪如故如稍有輕慢之意則嚴整大兵直搗其穴然後可除邊方之患其禍之來實始於彭澤陳九疇二因殺死寫亦虎僊家族侵欺財產所以彼酋至今恨之及前年出師委是虛奏成功其實益長回首之慢視也今亦要追究滿速兒在否其陳九疇內恃揚廷和之勢尤為罪首次則楊廷和若有言者以九疇死罪方稱回首之恨此則未可夫以一巡撫大臣對一回首之命可也則孰為輕重焉今之計要在朕與卿等行耳不當苟且回護朕意如此特再與卿議輔導重臣股肱重託可用心議來待朕親作撫諭詔文仍與卿等四臣計行又卿前疏皆令姪代書昨聞口授家

人書當要慎之者一清對整理糧草當令戶部委官一員多賚益銀召商收買其失事各官罪已前決似不必追治

上曰卿昨奏謂甘肅夷情事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未當者若着郎中帶銀去買集糧草恐不濟事可推一人或兼僉都御史去開鹽引若干招商上納方可不誤又止將三年冒功人員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了不成事夫甘肅之變雖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既先以差定罪發落彼何復三年又行作亂哉我

祖宗之民可回護此罪人坐聽夷患不知救也如要彼服先將此數人先後致患者重刑治之乃可服彼且將夷情不論只如此言之今之巡撫等官不惧朝廷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侵入已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為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未有之理今早票朕未即改正欲與卿知此意方便傳行朕所倚託輔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處置一以公道決要如朕所意乃可了這夷情大事卿可加思之即具回疏來明日就將票改錄封上勿得回護者

○嘉靖十六年四月庚申廷臣會議請大征安南

六登庸

篡亂阻絕貢道又借稱名號偽置官屬以惡顯著可即命將出師征討總督等官各推選素有才望者用之調度兵糧事宜戶兵二部議處以聞已復諭兵部曰今日有事安南是為彼國除亂與

太宗時事體不同用兵事宜另具擬來

○嘉靖十七年四月戊午命咸寧侯仇鸞尚書毛伯溫充總督叅贊官大舉征安南會提督侍郎察經并欽州知州林希元奏至各持論不一兵部復請會以入議上不悅曰安南事必識體達道者乃見得分曉朕聞士大夫私相論議謂不必征討爾等職司邦計全不主持一一委之會議既不協心國事罷寫伯溫着在京別用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甲辰日本國王源義晴遣使來貢上曰夷性多譎不可輕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嚴加譯審果係效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無私與交通以滋禍亂

○嘉靖十九年六月仇鸞毛伯溫會議征討安南事宜以上悉從之諭兵部曰安南事朕已付之二臣莫方瀛父子神明共殛即生亦死但為遐方生靈久被荼毒天討未加耳卿等即傳示二臣令其悉心經畫務圖全功用安夏諸所奏留及調用官員并動支解京錢糧等事俱依議行今後安南軍情奏至各該衙門奏覆不得過三日

皇明通志卷之九  
臣雜議僉謂遠夷畏威恭命宜卽受而撫之因條上設  
官職頒正朔定貢儀給印信復四峒處受降賜勅諭待  
夷使勘黎寧掣兵馬諸事宜

上曰安南自昔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于夷若陳氏傳  
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為我

太祖嘉獎著訓後人無伐其國帝王無外之仁何其厚也  
止因賊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殺其孫添平大逆不道  
上于我

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于水火已不  
謂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詞請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

祖宗為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

累朝因之朕卽位以來黎民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  
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  
無辜暫遣文武大臣從宜撫勅今登庸既而縛軍門納  
土請罪是與二黎克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  
有可原姑宥之茲為交人永圖革去王號毋許稱國庶  
免亂賊接迹相叛既云黎氏無人登庸久為交人附屬  
准受職賜印使奉正朔朝貢仍計其地方為置官屬以  
便統轄其人民土地朝廷無所利之一應事宜戶兵禮  
三部再集廷臣詳議來聞比廷議復上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



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  
 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  
 使僉事各一員更襲黜陟俱以付登庸廣西藩司每歲  
 給與大統曆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  
 欽州令廣西撫臣優恤之國中錢穀兵甲之數不必奏  
 報黎寧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  
 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  
 之人各加賞賚已而兵部請擇日率群臣表賀并論內  
 外諸臣功

上曰四夷不庭義當討罪自古帝王未嘗不用此道昨討  
 安南斷自朕志猶有畏縮譏議阻搖國是者比命官勘  
 勦平定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處分何  
 表賀之有內外大小諸臣宣勞宜錄乃陞賞伯溫等及  
 大學士夏言等有差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安南夷目莫福海述其故  
 祖登庸遺命願始終恭順天朝乞准襲職巡撫蔡經以  
 聞

上曰莫登庸未授職而死觀其屬續之言猶切恭順亦可  
 矜憫着蔡經會同總督等官查勘死無故及莫福海是  
 否係伊真正嫡孫務得的實方將降去勅印許令赴闕  
 親領回司襲職事就着保勘明白別具奏來已而經等  
 勘實

上命福海襲安南都統使賜之勅曰朕惟帝王以天下為家欲使萬物各得其所無間遐邇爾安南遠處南服世修職貢近年朝貢不致實惟爾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勘征討爾乃能悔罪改過恭上降表備陳私相授受之非願獻土地人良聽朝廷處分尚書毛伯温等奏報兵部集議題請謂爾祖登庸畏威感德輸情待罪朕仰体上帝好生之德俯順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國號王封授以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銀印俾奉正朔朝貢許其子孫承襲世守地方實為爾類永利也茲該鎮巡官奏稱爾祖登庸病故爾係嫡孫且能備陳爾祖納款之誠屬續之言亦可謂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襲爾祖都

統使之職仍降勅諭爾其益竭忠誠恪修職貢撫理夷眾安靜地方以稱朝廷懷柔至意用副爾祖恭順之誠永為多福顧不美欵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丙戌兵部議覆陝西總督張珩所奏土魯番稱貢事宜

上曰甘肅自經土魯番戕害哈密以來藩籬浸廢邊臣歷年經畧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占住甘肅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速壇踵襲父兄舊惡包藏禍心今又結昏瓦刺陰據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規容其入貢其求討地方住坐欲照牙木蘭事

皇明實錄  
嘉靖六年  
三十一

例安插俱不准行  
○九月戊寅雲貴兩廣四川等處土官有十餘年不得襲者皆相率赴京奏乞章疏紛委吏部奏言此皆撫按官避嫌遠怨不與結勘所致耳請立嚴限促之  
上曰然土官襲替事關地方夷情所司視為泛常漫不加意姑賞其罪令速勘以聞今後有延緩不報者經該各官及撫按官該部指名參治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落綽卜等二酋齎表求市總督侍郎曾銑以聞

上曰茲夷表之納款原非真誠効順邊臣毋輕信要切自貽後患喇西

○十一月丁酉日本國王源義晴遣使周良等求貢故事倭夷十年一貢船不過三人不過百良等以四船六百人先期而至

上曰倭夷不守貢朝又挾帶人船越數三司巡海等官不遵例阻回乃容潛住港外引起事端且往年宗設之叛尚未正法其令新巡撫官亟為處分及宋素卿曾決否一併查奏

弭盜

○嘉靖元年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曰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切身失計自墮不能復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撫按官大開首免之路除首惡不

赦外餘黨聽其自歸復為良民有司仍以歲時安集不  
得復問有能自相捕斬報官者以常人擒賊之賞七之  
鎮守撫巡官嚴督所屬務求安民弭盜至計如有仍前  
因循推調重貽民害者所司核實具奏處之重法  
○嘉靖七年九月丙戌山西守臣疏報青羊山賊情時廷  
臣持議不一桂萼主撫張璁主勦大學士楊一清是璁  
言疏請

上親決

上報曰卿歷指山西賊情來說以璁主勦議為當夫民乃  
天民立君以主之正使其教善伐惡豈可坐視以恣其兇  
頑今彼之罪人皆知有不可赦之理非朕偏用桂萼之

言自取姑息之幾遺後患也但陳卿父子結為賊之時  
本因有司以彼強富之徒不供差役以跟尋過犯迫逼  
而成當時緩緩治之豈能若是賊之罪在必可殺而此  
等官員與賊無異就如楊良臣之輩今賊深居山險故  
恃此縱恣若如進勦只是添害地方與提督官之添設  
俱為無益只將常道并該州官更換令其調用本處鄉  
兵把截要路用之旬餘設法進捕殺而不宥如此可也  
若專勦則功無可成之日專撫則失其威而今還以撫  
剿為言者亦自使任事者從便成功耳卿可將此諭同  
二臣熟思之已一清等合疏言前議主勦之說為長  
上又報曰卿等連日奏陳山西賊情事謂只可勦不可撫

朕奉

天命為民之長豈可縱害而不知除也如卿等擬行了但恐兵難進耳

○閏十月壬申

上諭輔臣曰卿等票來兵部覆青羊山賊平本及揭帖所開朕方命言官去勘却即為處分恰似朕無聽言之實此賊之所以為逆者本常道致之又專主殺戮決難輕宥若早從穆相之言豈延至今日况卿等堅信道言故終欲回護必待夏言勘回之日區處又說夏言續奏一節卿等既有見便當說朕誤從其言何只說言不當如此奏夫功罪須要明白似不可憚其小勞必待明白而

後人方服信卿等恐夏言聞有未真憚於自改或有未合嫌於自欺彼既奏上便當一以其公果有如是則罪當在於言也又朕前日就用言者正恐別委他人或有顧忌耳既納彼之言須就令彼去卿等將勅稿并本便擬來看又羅欽忠已有旨着不許推延乃敢詐病來奏不准着便來供職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辰

上諭兵部朕聞各路盜賊蜂起有司欺心坐視不為經理民甚苦之今亟示各撫臣嚴督所司悉心撫剿務俾靖除有仍前怠緩者以名聞於是尚書楊博條上緝盜六事俱允行

皇明實錄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丁丑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丁丑  
兵部尚書湯博曰朕聞四方多盜有司坐視全不經  
一上區段人巡撫官嚴督有司安輯追捕怠視者必以  
法治之博奏近者山東及近京順義等處羣賊盤聚寇  
掠而有司不以上聞宜嚴限追捕并覈有司欺蔽者  
上曰山東及近京盜賊肆行巡撫官不行奏報顯是隱匿  
其令各御史以實聞仍亟行勦捕不許怠玩

懷遠人

○嘉靖元年二月乙巳工部以急缺賞賜夷人衣服段疋  
請行各撫按嚴督所屬查解

上曰賞賜夷人段疋輕重尺度俱有定式邇來有司縱令  
侵剋以致濫惡不堪殊失朝廷懷柔至意該部備查  
年罰俸降調事例通行各撫按官申明禁約有侵欺遲  
悞者如例罪之

○嘉靖三年二月庚子

上諭禮兵工三部邇來女直并朵顏等衛進貢夷人經過  
地方府縣衛所驛遞等衙門多有不行照例應付管待  
及至到京賞賜段疋等物又多稀鬆短少不稱朝廷撫  
待遠人之意你各衙門便查點舊規議處來說已三部  
臣各議上

上諭禮部曰今後各處夷使朝京着光祿寺用心照例管  
待應得賞賜你部裡隨即關領給與上緊發回免致遲

留在館諭兵部曰各處朝貢夷人經過去處各該巡撫  
都御史依擬出榜曉諭各屬查照舊例應付管待以稱  
朝廷懷柔遠人至意有違悞侵尅者提問發遣俱依擬  
行諭工部曰今後解到段匹如有紕鬆短少不堪賞用  
及違悞限期者務要查照先年罰俸提問降革事例嚴  
加懲治不許徇情輕縱

○嘉靖十年二月壬申改東北夷正旦朝賀于冬至諭禮  
部曰洪惟我

聖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奄有萬方華夷蠻貊罔不在籍今  
朕遵

聖祖之制於每歲冬至祇行

大祀之禮七咸慶宴此時無爾朝鮮國及太寧等衛使臣  
在故今歲未得與宴爾禮部便行文與朝鮮國等處如  
彼克遵故典可每歲元旦之貢移於冬至之前入賀庶  
不有負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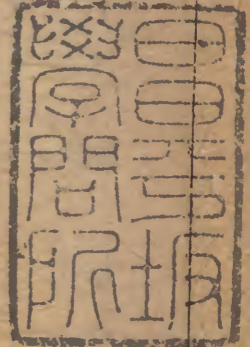
聖祖柔遠待夷之意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訓卷之九終

皇明寶訓

卷九

四十四



*[Faint,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in a grid]*

文化丙寅



